

与张謇共甘苦患难的吴寄尘



无论是从与张謇一系关系而言,还是从大生企业的运转来看,甚至从南通公益事业发展着眼,吴寄尘都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,但就是这么一位担负着多重使命的中轴人物,其生平至今仍鲜为人知。

吴寄尘,名兆曾,早年字缙云,中年改字寄尘、季诚,籍贯丹徒(镇江),生于1873年7月14日,卒于1935年8月22日。

吴寄尘的父亲与原配谢太夫人生育7女3男(长子敬曾,字幼承;次子熙曾,字敬庭;三子庆曾,字季农),谢太夫人去世后,续弦24岁的林太夫人(江苏六合人)。林太夫人人生1子2女,儿子吴寄尘5岁时丧父。吴敬庭和吴季农后来都从商,亲戚认为吴寄尘也适合商道。“太夫人口应之,而心痛诗书之泽之斩也。乃早晚自课之”。林太夫人认为“凡教小儿,必以风雅植其初基,陶其性情,然后乃可授之以学”。她优先以唐代诗人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以及清代孙洙(号蘅塘、退士)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作为启蒙教材,一直训育吴寄尘至13岁。之后,吴寄尘外出游学,23岁中秀才。1905年朝廷下诏自1906年废科举,吴寄尘到上海协助其兄吴季农营商,并改字寄尘。

吴寄尘1912年担任大生驻沪事务所长,一直到1935年去世,经历了大生企业的辉煌与沉沦,是大生企业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大生驻沪

事务所所长的位置,非常人所能胜任。大生驻沪事务所作为大生企业在上海的窗口,担负着与社会各界特别是股东的联络、资本的募集、物资的采购等多种事务。吴寄尘本人还需要作为张謇的代理人,处理各类应酬、会务,可谓事务繁杂,责任重大。

吴寄尘是张謇的下属,但在长久的合作中又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张謇夫人吴道愔在请吴寄尘协助处理“遣出张佑祖”的信中有言:“先生为先夫啬公与怡儿所推重,有数十年通家之谊。”吴寄尘兢兢业业辅助大生的事业,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吴寄尘当年的记事本中,记载着吴氏处理的事无巨细的各种事务,其中不乏张謇的行迹。据癸丑年(1913年)《季诚记事》,张謇对吴寄尘信任有加,寄给上海方面人士的信件,一般先寄到大生驻沪事务所,再由大生驻沪事务所把信件分致各处,如徐积余、陈英士、虞洽卿、刘聚卿、许久香等人。《季诚记事》也记录大生驻沪事务所把赵竹君送到的信件,转给在南通的张謇。

1918年,吴寄尘的母亲林太夫人八十大寿,张謇除送上珊瑚冷金屏12幅作为寿礼外,还撰写《吴母林太夫人八十寿言》。张謇在《寿言》中将吴氏引为知己:“太夫人则少韩先生之女,兰荪先生之姊,石君先生之继配,而吾友季诚之母也。”时当大生企业处于黄金时期,作为大生驻沪事务所的所长,吴寄尘功不可没。张謇称吴寄尘为“吾友”,其中饱含对吴寄尘不遗余力辅佐南通实业的衷心称许,也凝聚他对吴寄尘之间的个人情感。张孝若有所言:“我父六十以后的经营实业,最得力而最共甘苦患难的,要算吴君兆曾。他本是读书人,所以能识大义,品行纯洁,心地长厚,也是我父生平很爱重的一个

人。”

吴寄尘嗜好藏书,味秋轩是其书斋名,亦是吴寄尘在大生各项投资的户名。吴寄尘热心公益,倡导并主持在镇江建造绍宗国学藏书楼。对于这样一位对大生企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,然而长期在幕后策划和奔波的人物,学界研究不多。张謇事业的开拓,离不开其背后一个具备专业知识又具有实践经验的团队,吴寄尘无疑是其中的灵魂人物。厘清、重构吴寄尘之生平,对于进一步研究大生企业的创业历程,深入探讨张謇的内心世界,能够提供丰厚的背景材料。

吴寄尘是个多重角色的人物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,他是大生系统中举足轻重的职业经理人,一位为近代民族工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。一般都认为在大生系统张謇主外,张謇主内,其实忽视了吴寄尘的作用。大生系统的主体在南通,但是资金往来、物料采购、人才聘用、信息采集等都依赖上海,南通和上海其实是大生系统发展的两极。作为大生驻沪事务所的所长,吴寄尘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,忠诚、勤勉、规范又不失灵活,是张謇理念和意图的具体执行者、落实者。其次,吴寄尘与张謇之间也有一层类似幕僚的关系。吴寄尘为张謇出谋划策,也为张謇处理家庭和个人事务,解决张謇的后顾之忧,与张謇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,受到张謇家族的信赖。再次,作为受传统文化影响以及张謇的熏陶的士绅,一方面是大生系统从事慈善的操盘手,另一方面自身也是热心公益的慈善家,传统文化的守护者。张謇研究,不能忽略张謇身边的团队,特别是吴寄尘这样默默的辅佐者和策划者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

餐桌上的PK

□陈晖

海外学子放寒假了,陆续回来与家人团聚,这接风宴也是一场接一场。同时,餐桌上儿女们的PK还是依旧。

一大桌子上坐着三位学子。显然,其中一位叫霓的女孩备受关注。霓在维也纳学音乐,聊起女儿,霓妈满脸自豪,席间,霓还表演了小提琴独奏。虽然我不懂音乐,但她时而如缓缓溪流般温柔,时而如万马奔腾般激昂的演奏,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说到寒假计划,霓说,这次回来就想陪父母旅游,虽说疫情不能远行,附近走走,吃吃美食也不错,他们开心就行。

琳一直就比较文静,琳父却一直在小声说着:你瞧霓多厉害,已经在好几个比赛中获奖了。霓多孝顺,还愿意陪父母一起出去见识见识。其实,琳也是不错的,在美国名校读的金融,年年也拿奖学金,只是性格内向。再说了,霓和琳有可比性吗?一个学的艺术,一个学的金融,真不知道老彭是怎么想的,也只有他家闺女受他这份气。

还是凯好,虽然从小在这三个孩子的PK中他就是垫底的,不过,他是个乐天派,从不计较这些。依旧是话没说几句,就一脸的笑,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,不断举杯敬在座的长辈和两位妹妹。凯在英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,应聘到一家上市公司,这次还带来了女朋友,本科毕业于985名校,目前也在英国读研。凯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,总算是更胜一筹。

想想我孩子小的时候,几个妈妈聚在一起,就是一场孩子间的PK。谁家数学考分高?谁家在英语竞赛中获奖了?谁家期中考试排名进入年级前十?总之,那个时候,没有一个妈妈会考虑孩子的面子或者感受。如今,孩子们都读大学了,也聚得少了,估计他们也怕了这种没完没了的PK。后来,他们改成私下小聚,没家长的掺和,才更像一场纯粹的聚会。

餐桌上的PK由来已久。记得我小时候虽是家中独女,可有几个堂兄表姐。每到逢年过节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吃个饭。本来庆祝美好的节日,就应该佐以美好的大餐。可是席间大人们交谈起来,却总离不开成绩。当然,我这个长相一般,智商一般,能力一般的小妹,总是处于下风。除了偶尔作文获个奖,能让父母脸上稍微发个光,别无他用。

终于,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我擦亮眼睛铆足劲,暗暗发誓:一定要抓个有文化有品、工作好素质好的男生。还算幸运,我抓对了人,更重要的是二老相当满意。在人生的紧要关头,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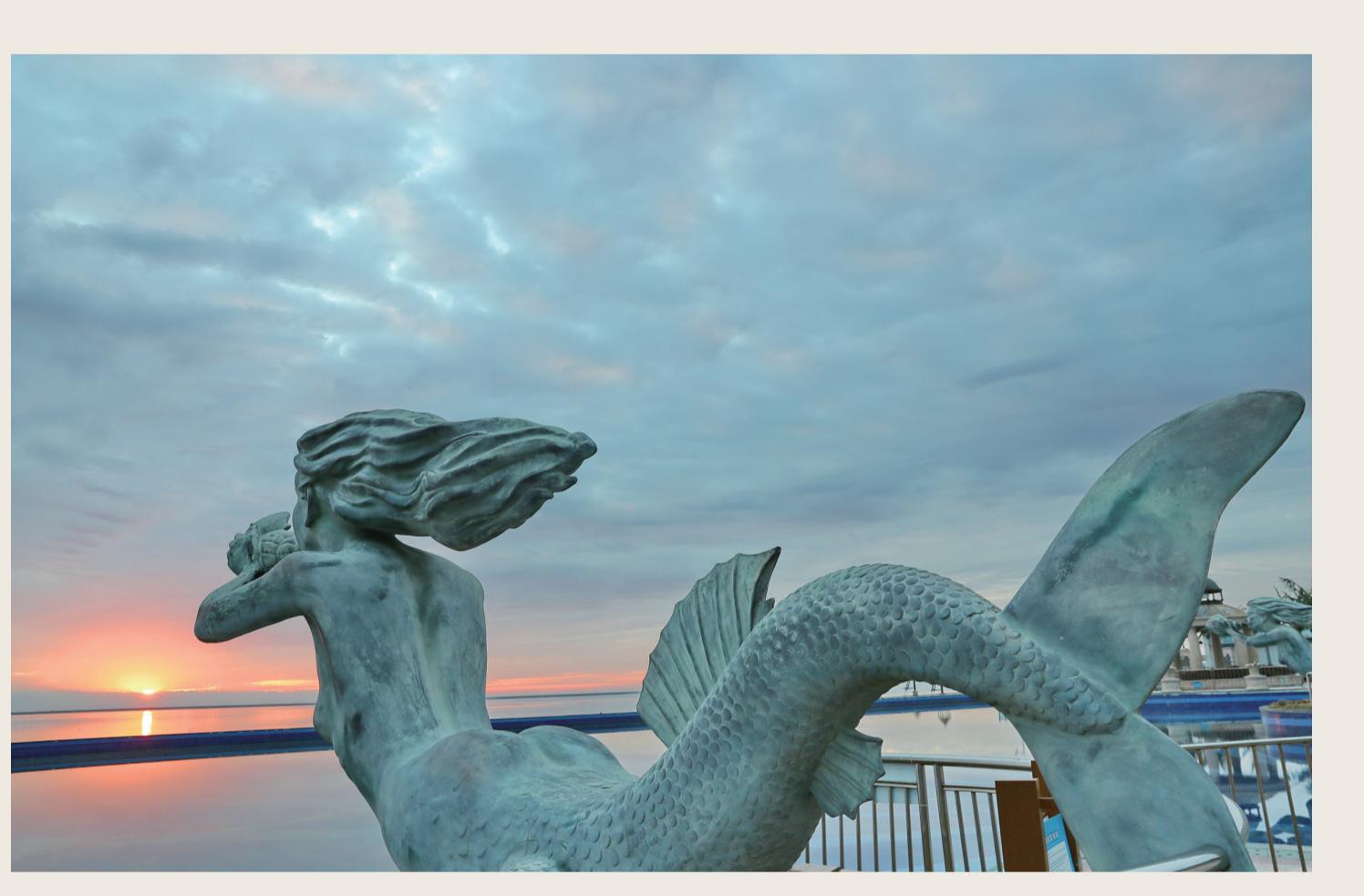
再说我的发小,用她自己的话说:我就一直败在自家餐桌上。发小家有五朵金花,她是最小的一朵。大姐,勤奋好学,从小就英语好,早年就出国留学,现定居美国;二姐精明干练,现任外企高管;三姐贤淑温婉,国家公务员;四姐豪爽泼辣,经营着一家餐馆,生意红红火火。唯有这个小妹,就像不是一个父母生的,从小的特性就一个字:慢。姐姐们都戏称她“蜗牛小姐”。其实,发小还是挺不错,成绩好,性格好,就是慢吞吞。

发小每天在餐桌上听得最多的就是:你要像大姐那样,学好语言靠的就是多听多说;你要像二姐那样,做作业也要讲究效率,除了做对,还要做得快;你要像三姐那样踏踏实实,也能多考几个高分了;你要像四姐那样,能够照顾好自己,不然以后出去读书,嫁人可怎么办……一直听到耳朵长茧。

高考时,发小决定去美国读神经科学。全家人惊诧,更多是质疑。最后,父母只是说:只要考上了,就支持!发小,还真的考上了!她悄悄告诉我:终于摆脱了餐桌上的PK,我有那么差劲吗?我笑:你最棒!

发小的姐姐们陆续出嫁,发小的终身大事又成了餐桌上的焦点。终于,在35岁那年,她带回了一个白马王子,不仅长得高大挺拔,风度翩翩,而且还是位神经科学博士。

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,未到终点,谁敢说自己一定就是那个赢家呢?



日出 崇君摄

别样的诗情——赖少其革命题材木刻小析

□杨谔

2021年12月10日至26日,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《木石精神——党的文艺战士赖少其革命文化事业文献作品展》及《王个簃与赖少其书法展》,分别在南通博物苑和个簃艺术馆举行,笔者得以饱览赖少其先生的众多精品,从而对他在版画、国画、油画、书法、篆刻、诗词等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有了初步的了解。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今取其艺圃中革命题材木刻这一明艳的小花,试作赏读。

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,抗战军兴,木刻版画以其便于印刷、取材方便廉价、制作快捷等特点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即得以鼎兴,赖少其(1915—2000)是那个年代“版画运动”的代表人物之一,被鲁迅先生誉为“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”。与一般木刻家不同,赖少其注重木刻理论研究和木刻作品的出版,他编译了新兴木刻史上第一本介绍日本版画技法的《创作版画雕刻法》,出版了18集《现代版画》,编印《诗与版画》等。另外,他还撰写了《中国木刻界的新展望》《从民族精神说到明清木刻》等文章,陆续发表在《广州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艺术》“木刻版画专号”上。赖少其的革命题材木刻版画有以下几个特点:

别样的诗意

革命题材,尤其是抗战题材的美术作品,最容易直露空洞,肤浅粗糙,犹如看图说话。赖少其深谙艺术的奥秘,以诗人的眼光选择表现角度,抓住精彩的瞬间提炼形象,手法灵活。木刻《自我写照》只有18cm×6.2cm大小,首刊于1934年出版的《诗与版画》,如梦似幻的场景,时而写实而抽象的形象,变幻不定的角色身份,传达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有志青年的忧虑、苦

闷和彷徨。再如木刻《怒吼的黄河》,画面中间是三个军人的形象,如铁塔一般矗立着,背景是一泻千里的黄河水,摧枯拉朽,势不可挡。怒吼的是河,沉默如山的是人,而欣赏者所感受到的沉默着的人的内心力量,却远远超过了奔流的河水。欣赏至此,不觉胆壮气豪,信心倍增,胜利之可期,毋庸多言!

王国维曾说,诗有两种境界,一种是诗人的境界,一种是常人的境界。赖少其的木刻,分明是诗人的境界,那个诗人就是木刻家赖少其。

力的多样

力之于艺术作品,就像健康与高尚于人一样。

对艺术作品力的鉴赏,主要靠感受与会心,不可作物理式的衡量。一般欣赏者只喜欢关注浮于表面的可视的外力,于内力关注甚少。比如人喜以方、直代表刚硬的力,殊不知方、直也可能因板滞而根本无生命之力可言。外力靠画家的工力一般就能达到,内力除具备必要的工力外,最主要的是靠作者的思想深度与热烈的情感。

内力是作品的骨,是魂。木刻《怒吼的黄河》,人物造型是圆润浑朴的,河水也以曲线来表现,却有一股无穷无尽的壮伟的力铺天而来。再如《逃荒》,创作于1940年,只有22cm×25cm大小,意境却能厚迭绵直至无限,气象阔大。画中人物,有眺望远方的、有稍事休息的、有弓腰前行的、有肩担重物依然腰板挺直的,各色逃荒人为战争所苦,但生存信念未失。画作以敦厚繁复的风格,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、不可移易的、与雄旷的自然相一致的力,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克服万难努力前行的伟力。

中西古今相融

赖少其1915年出生于广东普宁,1932年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科,在班主任李桦的指导下学习木刻。木刻《殖民地的狩猎图》(9.5cm×15cm 1936年)、《游击战争的开始》(1938年)、《认识了民族的敌人》(14.5cm×11cm 1936年)、《自我写照》等,都有比较明显的西画元素。艺术观念开放、善于兼收并蓄、融会贯通的赖少其当然不会为一种传统、一个风格所囿,《饿》,人物造型用中国传统线描来表现,又不忘轻刻几刀,以空白代表光亮,区分出明暗,这分明又是西画的手法。彩色木刻《抗战门神》创作于1939年1月,构图、刻制手法和人物形象取法中国传统年画,但赋予了新鲜的思想,中共桂林市委地下党员刘季平将其作为年画印刷了10000份,供千家万户贴在门上,后因深受群众喜爱,又多次加印,评论家们公认:这是一件利用旧有形式,灌输抗战内容,是大众化、民族化的杰作。

原汁原味

有这样一个规律,凡艺术作品,附加的东西越多,使用的技巧越繁复,则表现效果离艺术本质越远,离思想越远,艺术感染力也越弱。我们看有些艺术作品,特别是古代的绘画、雕塑,百看不厌、妙趣横生、越看越爱、越多人发现,就因为它们不假巧饰,用简明的技法反映出生活的原汁原味的缘故,因而最能直击人心。

“越是民族的,就越是世界的。”移之于论述木刻,也同样适用。赖少其的木刻手法洗练而不简单,简明扼要,他善于利用木材的“天然组织肌理”特点,以及“刀刻”的特殊效果,使得艺术思想、题材与表现形式和风格互相生发鼓涌,彼此成为对方的“绝配”和“唯一”。

撼陀螺

□彭伟

朔风凛冽,些许动物冬眠去了。人倒要出去溜达溜达,活动活动筋骨。最不怕冻的要数孩子,他们是出门的急先锋。广场上,玩伴的热情早已将寒气融化。我跺着碎步,尾随孩子前行。他倏忽停下,手持奥特曼玩具,不停地拉动细绳。“滋滋”数响后,奥特曼一分,“叭”的一声,陀螺一落,在地上飞速地旋转。

眼前的一幕,于我既亲切又陌生。亲切的是,陀螺是儿时的玩具;陌生的是,陀螺过去是撼(抽)的,如今居然是拉的。在我小的时候,陀螺不叫陀螺,而叫“犟枣儿瘟”。就像吃瓜子、花生的乐趣是嗑、捏,抽犟枣儿瘟的乐趣就是撼。一套上好的犟枣儿瘟,才经得住撼。我的犟枣儿瘟是大大托木匠定制的,像个大酒杯,上面圆柱,下面圆锥。关键的是,锥底嵌入一颗小钢珠,仿佛猴子的小尾巴,起到平衡的作用。大大还为我自制一根布带的木棍,我握在手里刚刚好,不粗不细。

放学回家,我双手一甩,丢下书包,蹲下身子,操起木棍、犟枣儿瘟,穿过逼仄的院落,奔向宽敞的人行道。脚忙不迭地,手也没闲着,已经用棍上的布将犟枣儿瘟裹得紧紧的。我半跪半蹲,一手扶稳犟枣儿瘟,一手拿好木棍,两手一拉,两腿站立,像大鹏展翅,长布拉动犟枣儿瘟。在水泥的路面上,犟枣儿瘟不停地转动。片刻过后,转速稍后,我用力撼动木棍,啪啦数声,犟枣儿瘟又快速飞转起来。不像撼牌儿,手臂全力上下甩动,才可掀开纸牌,撼犟枣儿瘟是手臂左右甩动,而且力量和转速成反比;犟枣儿瘟转得慢,就要迅速地出劲撼;犟枣儿瘟转得快,就要适当地用力撼。我撼犟枣儿瘟,总是全神贯注,弯着腰,盯着地上犟枣儿瘟,及时撼上几下。几个回合下来,即使在数九寒冬,我的头上冒烟,脸下流汗,撼得尽兴,撼得开心。

更开心的是,几个伙伴约好,比赛犟枣儿瘟。有的将木棍塞在腰间,布带子拖下来,活像赶马的马夫;有的将小木棍扛在肩上,布带子像鱼竿垂下来,活像钓鱼的渔夫。我喜欢将木棍横着摆在抬起来的左下臂上,布带子像拂尘,随风飘动。我骗伙伴,我是有法术的,他们嗤的一声,表示不信。比赛开始,我们都撼动木棍,尽量促使自己的犟枣儿瘟加快速度,撞向其他犟枣儿瘟。谁的犟枣儿瘟一倒地,就算输了。不像拳击比赛,按体重分级别。犟枣儿瘟无论大小,混在一起厮杀。大的有天然优势,但未必能够完胜。战术得当,撼得及时,小的便可以弱胜强。我的犟枣儿瘟块头大。我便主动出击,但是遇过高手,采用防守反击的战术。见我的犟枣儿瘟撞来,他亲亲一撼,确保他的犟枣儿瘟擦肩而过,躲过迎面撞击。我追他闪,数个回合下来,我稍有疏忽,犟枣儿瘟降速的时候,他忽然发力,用力一撼,小犟枣儿瘟飞速撞来,结果是大的倒地,小的减速转动……

真像飞速的犟枣儿瘟,时光飞逝而去;真像追着犟枣儿瘟,弯腰起身,俯仰之间,我已入壮年。牙齿徒增,脾肉复生,年复一年,我玩过“犟枣儿瘟”,听过“犟枣儿瘟”,却不知这个如皋方言怎么写。查过方言词典,我才知道犟枣儿瘟的写法。早在北宋,苏汉臣绘有《秋庭戏婴图》,绘出孩子戏耍磨玩具的人迷神态。据说,陀螺起源于枣庄磨玩具。“犟枣儿瘟”中有枣字,是否与枣庄有关,还需考证,无需考证的是,“犟枣儿瘟”在如皋方言中还可用来形容脾气倔犟的人。说人也罢,说物也罢,“犟枣儿瘟”都是不撼不动。不过也有例外,还记得卡夫卡写过一篇《陀螺》。文中主人公——那位看似失去理智的哲学家,正是“陀螺”的化身,像旋转不止的陀螺,不停地去抢夺孩子身下高速转动的陀螺。他的身后,没有任何木棍。他最终顿悟,像减速的陀螺,蹒跚而去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更没有不停的游戏。仿佛被撼的陀螺,无形的或有形的压力或大或小,鞭策着世人,人生的步伐,时快时慢,但终归静止。这也许是陀螺的结局,也是人生追求的无奈。